

Lt:Dam



统筹:寒川

第394期 越南篇  
组稿人:曾广健

### 新诗两首

故人

星星知我心

夜  
把银汉渲染成  
一片漆黑  
唯有妳  
敢将夜幕撕开  
闪闪磷光  
在对我挤眉弄

一加一

当我洞悉  
一加一并不等于二  
之后  
便放弃了经商  
转行来写诗  
——天花乱坠  
任意填写  
自己喜欢的答案

毕竟  
连我本人也不知道  
自己最喜欢的答案  
到底是甚么???

### 过去

刀飞

推开那扇岁月的窗扉  
五色球变幻眩目  
像走马灯的旋转  
悲欢离合,阴晴圆缺  
一切可见而不可触  
犹如远去的江河  
带着熟稔的声音缓缓潺流  
玻璃窗前无言的露珠  
一直在心头点滴

### 小诗三首

梁心瑜

世事

带着长长尾巴  
一层又一层覆盖  
静默时可以很静  
偶叛逆摆动  
翻了天覆转地

收割

推着一车车成果回家  
在老花镜下数着带回来的喜悦  
岁月原来  
也将我的青春收割打包

水中花

冉起  
是不甘沉寂  
挺立  
不为随波逐流  
即使  
风雨鞭笞  
仍坚持为你开瓣

当陈伯的儿子,喝骂出一段有悖常理的话时;惊呆了整条巷子的邻里!

廿多岁的儿子,向六十几的陈伯索取不到钱时,儿子用力把木凳摔向门口。对着父亲狂吼“你既然什么都没有,你为什么生我出来?你生我出来干嘛?你带我来这世间丢人呀?”“别人有屋有车,我们只能租这细小的斗室,连架单车都是残旧的!”红了眼的儿子从瑟缩的母亲手里,抢过家中唯一仅剩的钱;愤愤跑出家。而,这也是陈伯夫妇望着儿子,最后的背影。

因为,第二天公安来告诉他们。一青年挪走替黑社会卖白粉的钱,到赌场输清了。被黑社会人追打,在狂乱冲出马路时,让驰过的大车碾毙了!陈伯夫妇在血肉模糊中,认证是儿子。因家太贫,经由地方政权移去收殮!

## 为什么?

谭仲玲

当夫妇二人转回租屋时,房东把他们简单的衣物,装成两袋,堆在门口;给他们退租了!

在邻人交头接耳,纷纷议论中,夫妇相扶走出租屋的巷子!

天桥底,陈伯让陈妈高烧的身子,依着桥墩睡下。看着河水默默流淌,仿佛又回到儿时。五十年代战火中,父母同样带着他和众多难民,在桥底下睡觉。

那时代住的都是茅屋,还没有电流。点着的油灯,一打翻就着火。烧起来通常是十间廿间的,一拼烧光!到处流浪,是陈伯童年的过程。睡桥底,楼梯底;屋檐下。那时物质贫乏,他们生活简单,没有要求。那里面有工作,有两餐饭吃,就是最大的快乐!

陈伯从十岁跟着几个大童工,当擦鞋仔。少年时,茶楼捧粉麵。青年,在

货仓做搬运。壮年算是学了门手艺,当泥水工人;跟着工头到处盖房子。在工友的磨合下,四十岁的他终于也走进人生的另一阶段,租了房,结婚生儿了。陈妈是农村上来的孤女,大家都是文盲,生活但求粗茶两餐,便感足够!儿子出生时,也是陈伯父母,因长期的辛劳,加上营养的欠缺,亦相继病逝!

不过,陈伯父亲过世时是面带微笑。因为,他看到孙子的出生。而相熟的人都说,陈伯夫妇将来有儿子福享!

陈妈带着孩子去当帮佣,穿着主人家孩子舍出的旧衣服。但,因儿子太喜欢小主人的玩具,机器人;积木车等……。每次,都因儿子的偷窃,而被解雇!如此,东家西家,毫不固定的工作中,生活无法安稳。加上陈伯在工地,一个失误,

从高处摔下,断了右脚。再也不能当泥水工了。从此,断炊断粮是经常的事。成了残疾的陈伯,除了拄拐去买彩票,也不能再有其它工作。只是,夫妇两人,永远也想不通的问题是。为何,他们的儿子,不肯去做苦力,或当泥水匠。

九十年代的儿子,要手机,要摩托车,要时尚衣物。他跟着小混混,去扒手,当小偷。也曾说要赢大钱买房子。这一切陈伯夫妇自少到老都没有思想过。因为,他们的父母亦是什么都没有!

假如,他们有房子,有车,有手机……儿子是否就……!

陈伯用那长满老茧的手,掩着皱纹的脸。禁不住泪水纵横的嚎啕!!亦禁不住同样的问:“爸爸,你什么都没有,为什么要生下我”?……………??

## 石卵缘

飞翔

看到阿恒的膝盖流血即说:“跑到跌伤膝盖了,没事吧!”阿恒尴尬地回说:“谢谢!没事,先生的伤势还好么?”大男人苦笑:“好在小石头,若大石头我的头就穿了个大窿了”,阿恒连忙说“对不起”。

翌日,阿恒和阿好在离古石庙附近咖啡馆喝饮料,她们正闲聊时,突然一个熟悉的男声传来:“两位好!我们又见面了”,她们抬头看原来又是那个大男人。大男人说:“我们算是有缘,不知可否交个朋友么?”大男人没等她们回话伸出手说:“我叫文林,很高兴认识妳们”,她们礼貌和文林握手然后请文林共坐。文林自我介绍是某房地产公司的经理,她们也自我介绍是胡志明市经济

大学应届毕业生。在天南地北地聊时,文林的双眸总往阿恒注视,令得阿恒脸红耳热,而文林的形态均被阿恒捕捉,阿恒笑笑心中暗付“这回可有戏看了”。

往后日子,不论文林约她们用餐、逛街、唱K……阿恒都找借口不去,让阿恒单独和文林去。只短短的2个礼拜假期,在文林潇洒风度与百般的呵护下,阿恒芳心已默许。回来西贡的第二天,文林就向阿恒求婚,阿恒也接受了。然而他们的婚姻不获女方长辈允准,唯一阻碍他们婚姻的就是两人年龄悬殊甚大。文林45岁而阿恒才20岁,而且对于文林的家境人身还没彻底了解,因此女方长辈

已说绝对不赞成他俩的婚事。在无计可施之下,他们俩不再管女方长辈的反对选择了旅行结婚。

就在他们准备起程到大勒的前几天,文林接到阿恒父母电话说同意他俩的婚事。原来阿恒被阿恒父母套话套出了他们计划到阿恒结婚之事,阿恒父母以为旅行结婚是私奔赶紧答应了,并约双方长辈见面,至于大勒旅行结婚当成了他们平常旅游。

在爱情盆地的红土上,阿恒依偎在文林怀中,文林自裤袋中一物问阿恒:“亲爱的!妳看这是什么?”阿恒看到文林手握着一块卵石,惊奇问那来的?文林微笑说:“这是妳掷我头破的卵石”,阿恒呵呵大笑。

## 两个搓香架的沧桑岁月

曾广健

晚洗澡和吃过晚饭后,又继续搓。有时,若有好看的电视剧,她们才放下工作去看。要不是,晚饭后就继续搓至深夜10时才收工去睡觉。

其实,搓香的原料很多,包括香胶粉、木屑粉、黄粉、香骨(即竹子劈成一枝枝幼幼的,有4至6寸长)、香料和香油等,大多是由六姑姐前往第六郡和第十一郡专售各种香料的香庄香购买。有时,我们兄妹放假时都会帮忙去买。

常言道:搓香是靠天吃饭。的确如此,当购买香骨时,得将一把一把骨脚上粉红色或红色,留下原白色部分搓成香。所以当把香骨买回来后,要打开拿去晒太阳,晒了几天干了后才可以。

以前,当两位姑姐把香搓成后,早上放在门口晾晒,午饭后就拿到对面屋旁晒,后来只放在门口晒。每日下午3时,大姑姐就收起乾了的香,然后数成一把一把500枝或450枝出售。至夕阳西下后就吧香、晒香架和晒香架竹条收回来。每天下午放学后,我们兄妹都会帮忙收回家,继续放在门口把未晒干的香或刚搓好的香让风来吹干。在晒香的过程中,要多次把香收起来再展开来晒,好让香枝快干和干得均匀。

做香行业最怕的是雨季。所以每到雨季,我们要常看天气的变化,把晒香架和香枝收来收去,搬出搬入,十分辛苦。有时,我们帮忙收时都会把普通香和檀香,或晒干而未十分干的香枝弄乱了。如果没有阳光,香枝久干,不能交货。我家做香虽然都是购买上等的原料,但有时买到劣质原料令到十分难搓。尤其是买到不好的香骨,当香枝燃

起后被熄火,遭客人投诉。手搓香要考究制香人的手上功夫,看起来十分容易,其实当搓起来确实不易。记得小时候,我们兄弟有时尝试搓香,但搓来搓去,很久才搓出一枝香来。有时,还把香胶弄得黏满香架和香搓,就不能搓了。此时,方知道搓香要有技术,所以每挣一块钱不容易。再说,在做香过程中,我们全家人的手,经常给香骨和晒香架竹条的竹刺插伤过。一旦被竹刺插进手里,得用针把它挑出来。

我们并不是什么香庄,只是在家搓几枝香在门口卖。别人搓香很快,也搓得很多,但两位姑姐每天搓到2000枝左右。因为她们慢慢地搓,所以搓出来的香比较结实,烧得比较久。而她们只搓普通香(惯称粗香)和檀香(人们把有香味的香惯叫檀香)两种。她们所做香味的香是使用香粉或香精与香胶混匀搓出来,并不是喷香水,所以久放还香;而且香枝只有使用黄粉而没有染色。她们除了搓一般的幼香外,还有搓如手指粗的六寸和八寸的长寿香。

随着日新月异,科技发展,在21世纪初叶,人类发明了搓香机,制造出来的香又快又光滑又干净,因此,很多人也转用搓香机搓香。可是,我的两位姑姐还是以传统手工的搓香,虽然比较粗糙,也有掉香粉,不过,还有很多人仍喜欢使用纯手工搓成的香枝。为了环保,烧香的人越来越少,做香生意越来越淡,现在几乎没有人工搓香了。后来,两位姑姐年纪越来越大,所以搓香也没有当年那么拼搏,每晚比较早休息。但是数十年来,每年都是固定从农历正月初六

开工至腊月二十七、二十八收工打扫后才过年。

在搓香生涯中,搓掉两位姑姐的青春年华,她俩的婚姻幸福同时被搓掉。天有不测风云,在2016年6月的一天,大姑姐不幸在厨房内跌倒断了一根腿,于是就把两个搓香架、晒香架寄到对面朋友的家里,把地方放张床让大姑姐躺着,以方便医治和照顾。从此,就结束两位姑姐的搓香生涯。

由于大姑姐当年77岁,不宜施手术,而且手术费要上亿元,我们也没有能力。于是,就请跌打医生给她包扎医治。当医好后,大姑姐从床上掉下来,把另一条腿弄断了,又要再包扎,但包好后又不能行动。尽管我们常帮她锻炼站起来和走步,最后只是徒劳无功。在2019年4月的某天,大姑姐午觉醒来时突然不能说话,也不能举动,难以吃喝,她无意识瘫痪在床,变成了一个废人。

自从大姑姐跌断腿后,由60多岁的六姑姐和母亲边料理家务边照顾她,给她坐、躺、吃喝或大小解等,把她抱上抱下,非常辛苦,也被弄到周身酸痛,我们见到也感到心疼。自从大姑姐发生跌伤后,她的费用比我们一般人高。在2020年5月3日,大姑姐就撒手人寰,享寿积润85岁。

现在,看见阔别3年多的那两个搓香架,上面烙印着风雨斑驳的痕迹,这两个香架饱受了多少岁月的沧桑和喜怒哀乐,但苦多乐少。还记得当年,我们都把养过的几条小狗拴在搓香架脚里,怕它们跑出口口被捉去。这几只狗儿喜欢呆在香架下面睡觉,仿佛是牠们的避风港。

今天,这两个搓香架可以找到“归宿”,它们虽然只是一般的工作工具,但凝聚了我们一家几许亲情与苦乐,希望得到珍惜!